

成大與我的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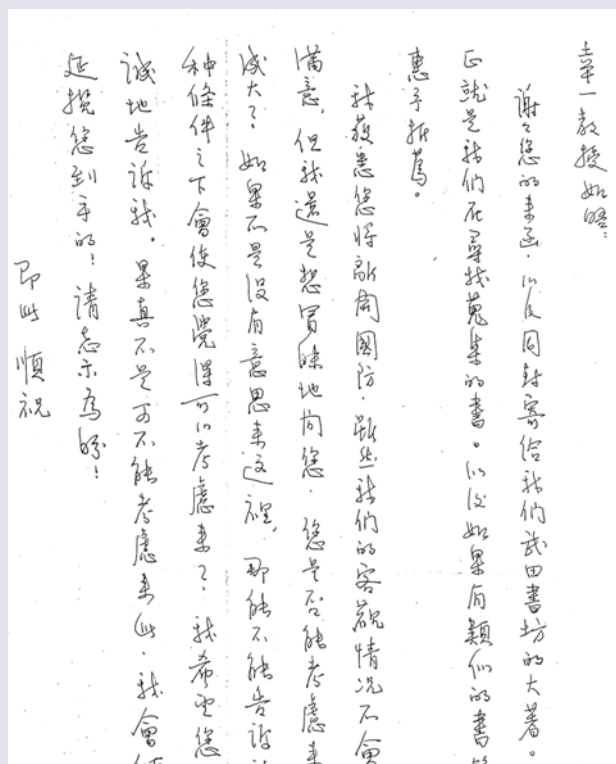
◎文 / 陳幸一 慈濟大學退休教授

圖一、黃崑巖教授獨照，風度翩翩，英俊瀟灑。
(摘自網路)



最近整理舊文件，找到若干與成大醫學院有關的信件、相片及書籍等，不禁想起黃院長崑巖先生（圖一）剛返回台灣籌創成大醫學院時，他約我在台北見面數次的因緣，第一次在台大校友會館，兩人共進午餐、喝咖啡，相談甚歡，黃院長給我的初次印象是熱情俊秀，從他談話中可以明顯感到他要在台灣南部辦一家好醫學院的渴望，這種不分派系，唯才是用的胸懷令人敬佩，他籌設醫學院期間，經常一個人單獨開車南北奔波（幸虧已有了高速公路），到處去找人諮詢，他立志要在台南辦一座最好的醫學院，頻頻向醫界大老如李鎮源、彭明聰及方懷時等台大教授諮詢，他們推薦本人到成醫主掌生理學科。想當年他為了找我去成大，真是費盡苦心，第一次見面十分投緣，午餐之後，不料突然風雨交加，加上空襲警報演習，兩人被困了幾個小時，多喝了好幾杯咖啡，談論

一直不斷。成大之路去不成，主要是太太不希望我去台南，最關鍵的反對力量為國防的潘樹人院長不肯放人。當我向上級報告黃院長與我的接觸，見面、書信（圖二）及電話往來，潘院長牛脾氣大發，問我在國防有何不滿？一切均可解決。我敬佩黃院長不分派系的開明作風，也感謝他的賞識。可是國防上下均對我很好，潘院長與我形同忘年交，黃院長甚至懇求那時台大微生物學客座教授 Armstrong 寫信給潘院長放人，共同打造台南的醫學院，因為我老家在台南附近的佳里。他居然也寫信給我父親，請他勸我回鄉服務，結果父親婉拒，希望我留在國防，潘院長更以強硬的口氣回信 Prof. Armstrong，副本分送黃院長及我，要成大不可再動我腦筋，成大之行並未成功，可是這個南部的醫學院一直擁有十分優秀的基礎及臨床人才，黃院長的影響力確實偉大。



圖二、黃院長於 1991（23 年前）成醫創校之時，親筆來信，文筆令人動容，可惜本人却心動而無感，真是愧對故人。

另外，黃院長喜歡通識教育，多次國內通識教育學會常邀請他演講，因為我出版「志為人醫」一書，甚受他欣賞，因此許多通識教育會議，我有幸與他同台對談，但是黃院長擔任 TMAC 主委時期，本來通知我前往參加會議，後來不知那位仁兄向他表達反對，好像說是國防畢業的不得參與委員，他早年不分門派，中期却排斥 NDMC 的我，令人不解。

本人曾撰文「韓偉 VS. 黃崑巖」，刊登於「當代醫學」期刊（可惜已吹熄號），敘述兩位創校院長之異同，兩位均為國內醫學界帥哥（醫界人士英俊瀟灑之人多到不可勝數），兩位分別為陽明及成大創院院長，對於台灣之醫學教育各有其貢獻，被遴選為院長之由來亦各有其傳說，因篇幅有限，本人僅著墨於黃院長，經查相關資料，黃崑巖先生於民國 22 年出生，就讀新竹中學，大

學考上台大醫學院醫學系（民國 41 年，19 歲），醫學院畢業（民國 48 年，26 歲）之後，沒有選擇臨床工作，赴美國華盛頓喬治華盛頓醫學院微生物學系，曾任職於該校教授長達 16 年（1968-1984），民國 52 年進入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在台大附近）擔任研究員，但是在 70 年卻受封為上海醫科大學榮譽教授，以當時的政治氛圍，是否資匪或通匪，不得而知（70 年是否還在戒嚴時期，不想查考）。66 年擔任台大醫學院客座教授，71 年（49 歲）受邀回國負責成功大學醫學院之籌備工作，此後擔任院長長達 17 年。黃教授的專長在醫學教育，曾任

教育部醫學教育常任委員，醫學評鑑委員會（TMAC）主任委員等職。黃院長喜好寫作，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他常常把文章影印寄給我，我現在還保存多封他寫的信。

本人雖與黃院長投緣，却無緣投靠成大，為生平一大遺憾，不過成大生理、藥理及其他學科均有相識好友，有一年到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參加國際生理學會，遇見生理學科湯銘哲副教授夫婦，他們攜帶幼小兒子前來開會，開會之後，湯銘哲受友人之託將一部老爺車由格拉斯哥開到倫敦，於是他邀我做伴，一路走走玩玩，後來在成大也有數次見面，聽說他被延攬到東海大學當校長，湯老弟，真想不到，當校長好玩嗎？生理學科還有陳洵瑛及任卓穎夫婦，還有陳麗玉老師，我在愛俄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客座一年，與陳麗玉教授在同一城但沒見過面，不過耳聞一件憾事，陳教授的先生喜歡釣魚（也是我最大嗜好），可惜愛俄華清流遍佈，有魚獲之處甚多，但我們可能在不同地方垂釣，因此不曾相遇，陳教授的先生竟然有一天釣得正高興，突發心肌梗塞，倒在河邊過世，陳麗玉教授偏偏在那天生產，忍痛舉辦喪禮，之後才懷傷帶小兒子回成大教書。

藥理學科亦有好友，鄭瑞棠教授與本人相識於日本，有一次我受「自主神經研究

學會」之邀，到東京大學做專題演講，日本人只有拍手，並無問題，台下突現一人發出奇怪問題，本人當面傻眼，回答相當不客氣，兩人當場損起來，事後他來致意，才曉得他叫鄭瑞棠，正在日本念書，學成回國後，我們常聯絡，不過好久沒他消息，一度聽說他去當什麼「長」之類的高官職務，但是想念他，鄭兄如果見此文，盼能通個消息。另外藥理學科的張文昌院士也是不常見面的好友之一，最近他送來一封電郵，問我是否認識約翰·霍布金斯的一位眼科教授 David Guyton？難得他當記得我曾在 A. C. Guyton 門下修習學位，Prof. Guyton 名聞天下，他的教科書「醫用生理學」是醫學系學生必讀之書，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生產了十個兒女，用電腦排列也不會那麼整齊，左右四男，中間二女，老大 David 曾任 Johns Hopkins 眼科主任，國內有不少眼科醫師前往門下跟他學習，文昌兄的兒子要去 Johns Hopkins 從事分子生物研究一年，媳婦是成大眼科醫師，隨夫出征，想到 Prof. David Guyton 底下當 Observer，可能要我寫一封信給 David，准許文昌院士媳婦跟 David 修習，其實文昌兄很客氣，他貴為院士，只要他一通電話或一封信即可搞定，何必勞動我這個下人？

說到 David Guyton，使我想起他的有



圖三、恩師 Prof. Guyton 與夫人 Ruth 訪問成大醫學院，黃院長一同合影。（本人自存照片）

名爸爸 Prof. A. C. Guyton 有一年應我之邀來台灣參訪，除了國防醫學院外，我還安排他訪問台南成大醫學院及其他府城風光（圖三），他也在成大演講，與黃院長相見結緣，當時生理學科主任林茂村教授是我同學，安排生理學科老師與 Prof. Guyton 夫婦相面晚宴，令 Guyton 夫婦深覺不虛此行。

Prof. Guyton 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本來從事神經外科，却不幸被病人感染小兒麻痺，二十七歲即不良於行，不過生病之前生了 David，以後再得七男二女，可見小兒麻痺並未降低生殖能力，反而可能有加強之效果，此說是否正確，尚待考證。

我與成醫的機緣，似合又分，似分又合，往事只能回味，是一串的思念。